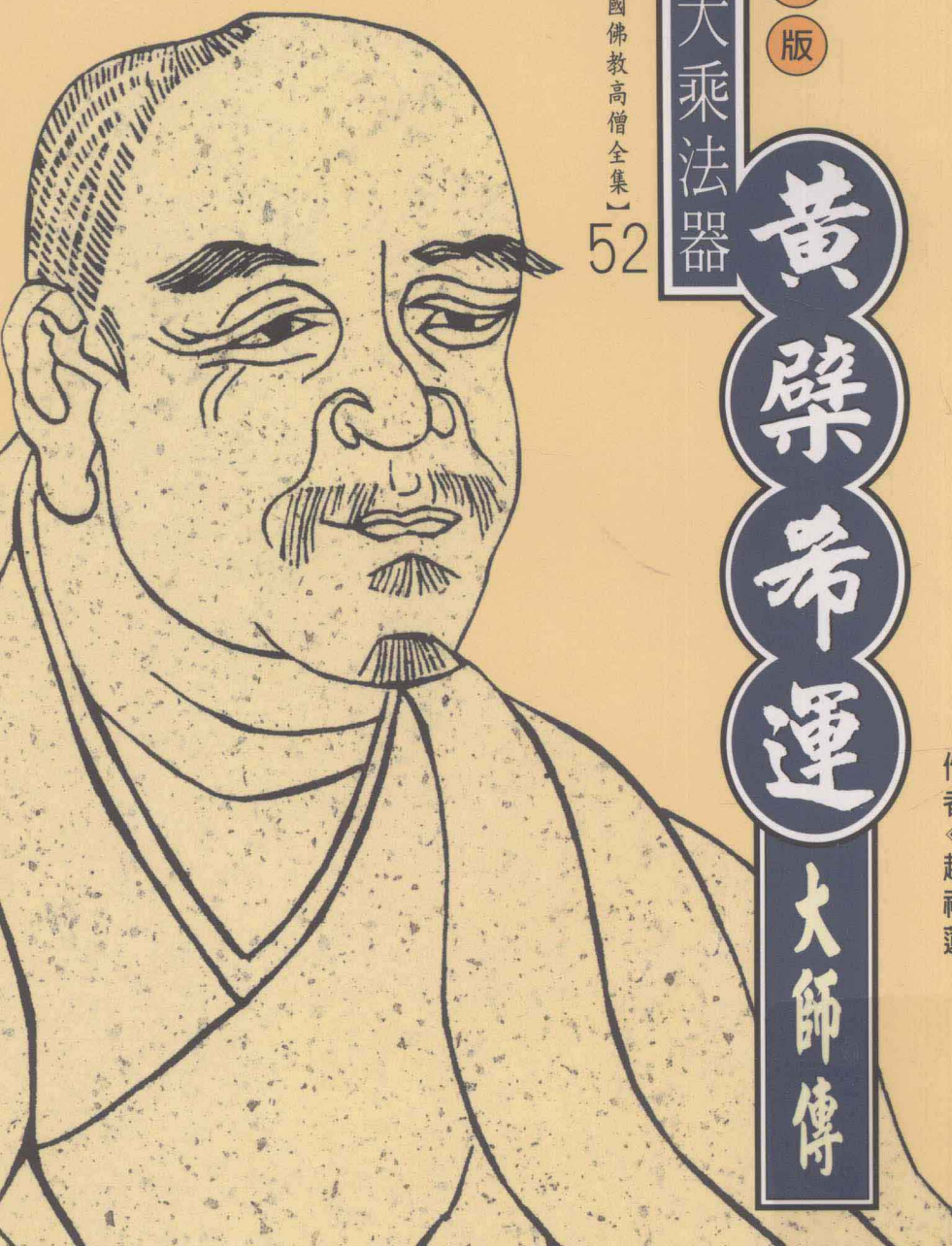




全 新 小

說 版

大乘法器

黃 檗 希 運

大師傳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2

作者◆趙福蓮

作者◆趙福蓮

黃檗希運
大師傳

大乘法器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52





佛光史傳叢書

大乘法器 — 黃檗希運大師傳

3639

承繼洪州開啓臨濟：黃檗希運大師傳／趙福蓮
作.--初版.--臺北縣三重市：佛光，民89
面；公分.--（佛光史傳叢書；3639）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52）

ISBN 978-957-543-920-0(平裝)

857.7

89011060

☐作者

趙福蓮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〇七) 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網址

http://www.fgs.com.tw

☐劃撥戶名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新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一七號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二八號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二〇〇〇年八月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再版二刷

二五〇元

☐定價☐印刷者☐法律顧問☐登記證☐初版☐定價☐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傳真

(〇七) 六五六三五四六

☐電子信箱

fjce@ccp.fgs.org.tw

☐劃撥帳號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傳心法要》清光緒三年刻本。

筠州黃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唐河東裴休集并序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西堂百丈之法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運念卽乖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觀相而悟往來海眾常千餘人子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雲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露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黯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痴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中國佛教百科叢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卷首語】

黃檗宗風，孤行峻道

◆趙福蓮

「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差。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差異。」

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位佛門大德對他的弟子們說了以上這番話。他一生對他的弟子們說了無數句話，又說他未曾說過。有如窗前之悠悠白雲，飄過了，散淡了，又趨向虛無。

這位大德就是禪林中有名的高僧——黃檗希運禪師（公元七七六——八五六年）。

禪宗自達摩以來，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至六祖惠能，惠能下傳懷讓，成南嶽一系。南嶽傳馬祖，馬祖傳懷海，懷海傳至黃檗，已是三世了。馬祖始創「叢林」，百丈制訂「清規」，希運承繼了此一勤懇務實的「農禪」精神，將「洪州宗」喝、捶、踏兼行的「粗行」禪風發揚光大，因此有「粗行禪師」的稱號。此一峻烈機鋒深深影響了往後臨濟「四喝八棒」的傳法風格。因此希運可說是禪宗史上承先啓後的重要人物。黃檗希運，福建福州人。幼年在洪州高安（今江西南昌高安）的黃檗山出家，後因酷愛這個地方，開宗說法時便以黃檗名世，世稱黃檗禪師。黃檗希運禪師秉性端凝，學通內外。從懷海禪師處得法後，曾應唐朝重臣裴休之邀住持洪州（今江西南昌）龍興寺，聚眾千數，禪風大盛。後裴休鎮宛陵（今安徽宣

城），建寺，迎其說法，日夕請法，並將他的語錄編集成《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和《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各一卷行世。黃檗門徒眾多，最著名的是臨濟宗的創始人義玄，向來享有「臨濟喝，德山棒」之美譽。由於其機鋒銳利，禪風活潑，至清代以後此宗乃成為禪法之主流，有所謂「臨天下、曹一角」之說。

彷彿，只是在一瞬間，歷史就淡去了許多曾經濃郁的面容和煙雲。遠古文明的身影消逝在歷史長廊的那一端之際，如露若電的無數個人生已成一個大大的空：有的空，無的空，真的空，假的空——一個圓融而自在的空。在這一方空里，一千二百多年以前的高僧希運禪師那些不落言詮直指心性的禪意，穿越時空剪風而來，又追風而去。高僧的音容笑貌亦被過往的塵沙浸蝕、剝離，混濁而至漫漶了。唯其「孤行峻道」之宗風，與佛同在，與一切眾生同在。

◆福建黃壁山歷代祖師之無縫塔。



資料來源／《佛光大辭典》第6冊第5374頁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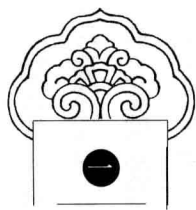
【總序】佛光與慧燈 ◆ 星雲

【卷首語】黃檗宗風，孤行峻道 ◆ 趙福蓮

● 辭親出家	——	一
● 雲遊訪師	——	三二
● 師徒接心	——	五八
● 老婆心切	——	七五
● 裴休問道	——	一二一
● 會昌法難	——	一六五
● 開元說法	——	二〇九
● 尾聲	——	二四五

【附錄 1】《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 —— 二五一

【附錄 2】希運禪師生平的補充說明 —— 二五二



辭親出家

①

唐大曆十一年（公元七七六年）

夏。

蟬鳴如歌。

福建福州城郊的一戶農家，於夏日的某一天，迎來了不同尋常的時刻。

那一天，一位婦人，從那戶農家小院裡出來，只見她頭戴草帽，身穿短衫薄褲，腆著大肚子，挽了一籃髒衣服到池塘邊浣洗。

這時，藍空如碧，驕陽似火。三、五隻蜻蜓低空盤旋飛舞，繼爾，飛掠過水面，輕盈地棲在池中的亭亭蓮花之上。

呵，這麼多蓮花！都在今天裡開了，前幾天來洗衣裳，還未開放呢？婦人又驚又喜。她把竹籃放下，用袖口擦了擦額上的汗，就近蓮花處摘下數朵蓮花，放在身邊。然後，緩緩地蹲下身，又禁不住抬眼看了幾眼滿池蓮花，方低頭浣洗起來。

蟬鳴聲，越來越響亮，簡直要把悶熱的空間充塞得更加悶熱。那蟬，好像不用換氣似的叫著，讓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婦人洗完衣服，再一次用袖子擦額上臉上的汗珠，準備回家。卻在立起身子的當口，一陣疼痛隱隱地似從遙遠的天際翻滾而來，隨之，又彷彿波濤一般洶湧而退。少頃，那份痛楚又鋪天蓋地的襲來，好似要把她的整個身子吞噬了一樣。婦人知道：肚子裡的孩子鬧著要出來了。她在陣痛的間隙，再去摘了幾朵蓮花，用它們拼成一個美麗的圖案。她就坐在這幅圖畫中，任憑撕心裂肺的痛潮一浪又一浪地肆虐與折磨。

豆大的汗珠，從她的額上、頰上滾落。

上排牙齒咬住下嘴唇，滲出絲絲血跡。

茫茫四野，杳無人跡。時近午時，田間的農人都回家午餐了。這方池塘離村子足有一里之遙，呼叫無力，求助無計。

所幸，在如此驕陽之下，竟拂來習習涼風。池中的荷葉、蓮花婀娜起舞，嘩然如唱。婦人打定主意，要把腹中的孩子生在潔淨無染的蓮花上。

「哇——哇——」孩子終於平安地落在纖塵無瑕的蓮花之中。

婦人幸福而疲乏地微閉了一會兒雙眼，似是養足了精神一般，側過身去看蓮花中的孩子：好一個粉妝玉琢的男孩啊！他看上去比一般的初生嬰孩大得多，那雙眼睛一出生就睜開著，一雙小拳頭揮動得極爲有力，配之以一雙小腳亂蹬亂踢，那哭聲宏亮若鐘，蓋過了一大片蟬聲。婦人看了心花兒如蓮一樣盛開了。

「哎唷！」婦人不禁叫道：這孩子的額上怎麼會長出一顆肉珠子？她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撫摸，柔軟綿滑，觸手生聲。婦人方轉憂爲喜，自言自語道：『額上有個肉珠子也好，也見得我兒與眾不同，若於身體有礙，割除它用副草藥一貼就好了。』心慮一釋，天寬地泰。

婦人又捧著孩子仔仔細細地看了起來，呀，小寶貝的右腳底居然長了那麼大一顆痣！將來啊，我兒再怎麼變化，光憑這一顆痣，娘也認得出來。婦人臉上的笑容更鮮明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正當婦人沉浸在對孩子的一片母愛之中時，身後響起了念佛聲。她輕輕放下孩子，方朝

來人看去：『噢，原來是住持法師，民女有污在身，不便頂禮，還望法師原諒。』

婦人的村莊不遠處有一座山，名曰：蓮花山。山上有一座寺院，寺雖不甚大，香火卻盛，遠近香客無不朝拜而來。這位法師就是寺院的方丈。婦人雖不常去燒香，因住持法師常出來走動，她倒認得他。

『沒關係，貧僧不講究這個。』說著，住持法師拂了一下拂塵，俯身看了一眼蓮花中的嬰孩：『好一脈佛門龍象啊！住持法師心生歡喜，口中念佛聲不絕。』

婦人聽人說，孩子的名字如請法師取，一定大吉大利、大富大貴。於是趁機說道：『法師，請發慈悲，爲我兒取個好名字吧。』

『阿彌陀佛！』住持法師合掌，將拂塵往嬰兒身上一掃，說：『就叫希運吧！』

『希運？』婦人聽了忙說：『好聽好聽，就叫他希運吧。』

②

『希運，希運。』一個小男孩氣喘吁吁地跑進學堂（實則是村中舊祠堂）對希運說：

『快，先生叫你去。』

『什麼事情？叫得那麼急？』希運正在整理書本，準備回家。

『我哪知道啊，反正，先生叫你，總不會是壞事吧，先生最喜歡你了。快去吧，先生等』

急了。』

希運揹上書包，從容地走出祠堂大門，往左拐了一個彎，穿過一片小樹林，走過一壟窄窄的田埂，入眼處便是先生的家。這一刻，夕陽如血，晚炊依依，農人荷鋤歸，牧笛信口吹。蓮花山寺裡傳來齋飯的鐘聲，聲聲入耳、入心。那鐘聲融入斜陽暮色當中，敲進了希運的心裡，舒暢極了。

『希運，快進來呀，站在那兒做什麼？』先生走出門來，見自己心愛的學生站在寒鴉飛舞的田壠上，如一張甲骨文一樣蒼老的臉，縱橫交錯地笑開了。

希運快速跑過去，立在先生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躬，說：『先生令學生來，不知有何吩咐？』

先生一聽，笑開了，說：『想不到小小年紀，就有賢人禮節，可教可教啊！』先生替希運搬了一把椅子，讓他坐。

希運退了一步，彎下身子說：『先生在，學生不能坐。』

先生笑著搖了搖頭，又拍拍他的頭。坐在椅子上，指著攤在桌上的一篇文章說：『這，是你寫的吗？』

希運點點頭說：『是學生所寫。』

『嗯，』先生用手捻著稀疏的鬚鬚，自言自語地說：『慚愧，慚愧呀！想老夫一生，飽